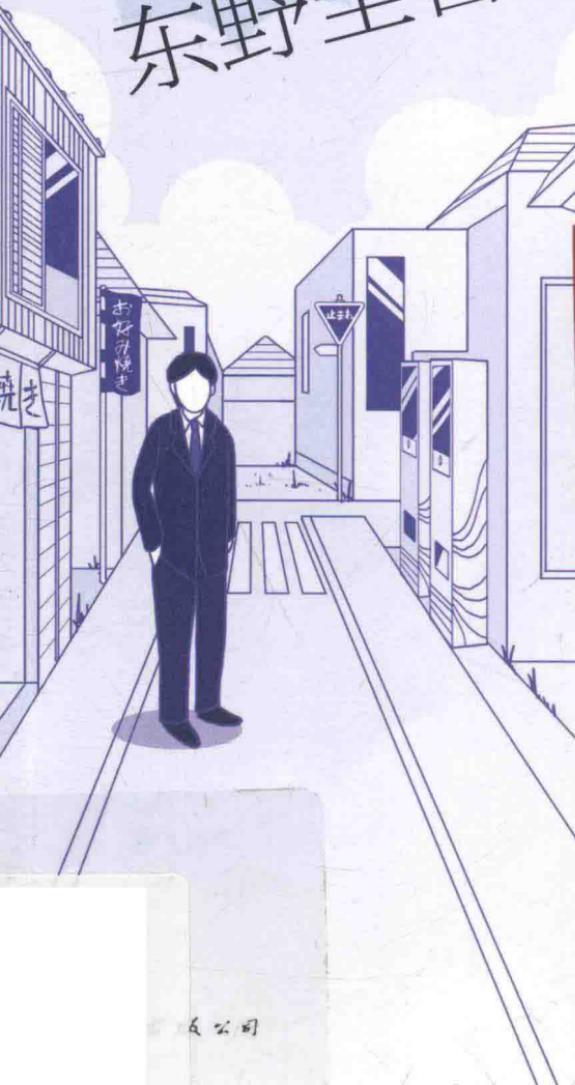


# 浪花 少年侦探团

なにわ  
しょうねんたんていだん

东野圭吾



# 浪花少年侦探团

〔日〕东野圭吾 著  
张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花少年侦探团 / [日] 东野圭吾著; 张舟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8651-0

I . ①浪… II . ①东… ②张…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12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178

NANIWA SHOUNEN TANTEIDAN

© Keigo Higashino 1991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浪花少年侦探团**

[日] 东野圭吾 著

张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7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651-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 目 录

第一章 忍老师的推理	1
第二章 忍老师和无家可归的孩子	45
第三章 忍老师相亲记	87
第四章 忍老师的圣诞节	127
第五章 念及忍老师感其珍贵	171

# 第一章 忍老师的推理



不知是谁冲下了楼，震得整幢廉价公寓都快颤动起来了。而且之前还有摔门的声音。现在是深夜十一点，早就过了小孩子瞎胡闹的时段。

“喂！你给我站住！”紧接着，有个女人大喊起来，嘶哑的声音透着股生活的艰辛。

“都说了你不能把钱拿走！”

对“钱”字异常敏感是大阪平民区的特征之一。这栋公寓的其他住户原本都关着窗，一听到这个字，马上就有两三户人家打开了窗。看热闹的人里有个五十多岁的瘦大妈，名叫山田德子，就住在那女人的隔壁。德子为了看清外面的骚动，还特地戴上了眼镜。她家住二楼，正好可以俯瞰。

公寓楼前有块小小的空地，那里停着一辆轻型卡车。卡车的引擎已经发动，车尾断断续续地喷出了白烟。那个喊叫的女人正往车的另一侧——也就是驾驶席奔去，嘴里似乎在念叨着什么。

没多久，引擎发出一声尖啸，卡车启动了。女人好像又说了些什么，但声音传不到德子那边。卡车开出空地后，向左转弯，

消失在黑乎乎的马路上。

女人无可奈何地返回公寓楼。德子见状关上窗，绕到门口。当她听见女人走过自家门前的脚步声时，便立刻打开了门。女人像是吃了一惊，停住脚步。

“怎么了？刚才你好像在大喊大叫啊。”

或许是以为邻居在责备自己发出了噪音，女人低下头说了声“对不起”。看她的年纪，应该只有三十五六岁。然而，松松垮垮地束在颈后、有几根散丝脱垂下来的头发，使她看上去有点显老。

“又是因为你老公吗？”

女人露出疲惫的笑容，点了点头。德子皱起眉，驾轻就熟地露出了同情之色，像是在说“你好可怜啊”。

“你也是够苦的，孩子又小……你可千万别气馁呀。”

德子说着，一边摇头一边关上了门。明天她肯定会把这件事当作邻里闲聊的谈资。女人叹了口气，然后打开了自家的门。

## 2

六年级五班的教室在三楼，要从位于一楼的教工办公室去教室，就必须爬上两层楼梯。竹内忍走到二楼时向上看去，只见通往三楼的楼梯平台上，有个人影嗖的一下跑走了。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她不会看错。今天负责望风的看来是田中铁平。忍长叹了一口气，端起架势走了上去。五班的教室就在楼梯口旁，从那里传出了咔嗒咔嗒拖动桌椅的声音。即便如此，通常忍进教室时，未必所有学生都在自己的座位上，总会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大声说

话。果然，今天也是，有两个捣蛋鬼看到忍来了，才慌忙从教室的一头奔到另一头坐下。忍瞪着他俩，走向讲台中央。先是“起立”，然后是“早上好”，最后是“就座”。喊口令是值日生的工作。

“我要点名了。不好好喊‘到’的话就算缺席！”忍用黑色封面的文件夹敲了敲讲台，语速飞快地点起了名字。

“阿部、石川、井上、江藤……江藤，在不在？好好回答！”

忍的口气渐渐变得歇斯底里，因为孩子们应答时不是拖长音调就是发怪声，几乎没一个正经的。而孩子们对她的这种反应也是喜闻乐见，越发变本加厉起来。

“福岛……福岛？咦，这孩子好像没来上学嘛，真稀奇！”

忍当班主任以来，福岛还从未请过假。他个子不算高大，但脸色十分健康。

“看来只有福岛一个人没来。好了，我们这就开始做数学题吧。田中、和田，等会儿我会叫你们到前面来做。”

两个捣蛋鬼开始不停抱怨，忍瞟了他俩一眼，总算进入了第一堂课的教学。

竹内忍，芳龄二十五，单身，毕业于短期大学，在这所大路小学的讲台上已经站了五年。她有一个妹妹，姐妹俩和父母一起住在大阪。忍的父亲是一家家电制造厂的厂长，妹妹也在那里上班。忍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小学教师。

乍一瞧，忍算是个圆脸蛋美女。刚来上班的时候，老教师们都叫她“小忍”。然而不到一周，就没入这么叫了。因为大家都发现，她跟这个称呼一点也不般配。她是在大阪的平民区长大的，因此言语粗俗，举止粗野，没有丝毫纤柔之处，嘴皮子又溜，手脚又

麻利，总之其外表与内在大相径庭。

“喂，差不多都做好了吧？”忍站起身。

“搞什么嘛！”孩子们愤愤不平地喊了起来。

然而，忍却无动于衷地向黑板走去。她可没工夫搭理这些抗议。

就在这时，教室的前门被打开了二十厘米，从门缝里现出一副金丝边眼镜和一个宽广的额头，原来是教导主任中田。中田朝忍招了招手。孩子们看到他后，纷纷发出了嬉笑声。中田的外号叫“〇十”。只因他为了遮掩头发稀疏的脑门，不像常人那样把头发梳成三七开，而是搞成了一九开——不，比这更过火，简直就是〇十开——所以才被冠以如此残酷的外号。忍向门口走去，同时朝孩子们瞪了一眼，只是那目光缺少一贯的锐利——虽说也没有“一贯”那么夸张。因为〇十这个外号正是忍在去郊游的巴士上，为了逗大家开心才起的。

中田等忍进了走廊并关上门后，才说：“你们班的福岛不是没来吗。”

忍点了点头。

“刚才我接到消息，说是他父亲死了。”

“啊……”

情急之下，忍想到的是丧服该怎么办。穿冬季的丧服可有点热啊……

“所以现在事情有点复杂了。我们去教工办公室谈好吗？”

“嗯，好吧。”

忍说着打开教室的门，指示学生安静等待。眼看课是上不成了，孩子们全都高兴地点着头。

“如果我回来时教室里很吵，我就给你们布置一堆作业！”

忍临走前丢下一句恐吓的话，随便便把门关上了。

她走回教工办公室，来到教导主任桌边。中田摸着〇十头，煞有介事地开始了讲述。

“骗人的吧！”忍吃了一惊，声调大变。

“我干吗要骗你？”只为忍的这么一句话，中田就生气地噘起了嘴。

“可是，被杀什么的……主任，我们该怎么办？”

“这你叫我怎么回答……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现在除了等待消息也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是吗？”

“我是不是也该去警察那里？”忍跃跃欲试地问。

忍最爱看刑侦类电视剧。这类电视剧必会出现一个帅气的单身男警察，而且往往还有一个洋外号。

“你为什么该去见警察？”

“您看，我是被害者之子的老师嘛，所以……”

“被害者之子的老师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

“没有。”

“……这样啊。”

没劲！忍在嘴里嘟囔了一句。

3

福岛文男驾驶的轻型卡车，是在流经大阪府南部的大和川堤岸上被人发现的，该地区正式的名称叫住吉区我孙子。那附近有

一所府立高中，发现者是该校男子田径队的队员。此人每天早晨都会去堤岸跑步，这天在晨跑途中，他看到了那辆被遗弃的轻型卡车，无意中往车内一瞧，发现了福岛文男。

住吉警察局和大阪府警本部的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出动，八点刚过就赶到了现场。很快堤岸就被禁止通行，不过这地方原本行人就不多。

死因是后脑部的伤。据警方判断，死者受到了某种尖头凶器的重击。而卡车车厢的角上沾有血迹与毛发，且看起来像是死者的，于是推测可能就是撞到那里导致死亡。

“真是令人怀念啊。”大阪府警搜查一科的漆崎眺望着大和川，用力地做了个深呼吸，“以前我常来这里游泳。”

“在这么脏的河里？”

身高一米八的新藤俯视着漆崎问道。新藤明年就满三十了。漆崎是比他年长几岁的前辈，不过个子却比他矮了将近二十厘米。

“以前这里还是比较干净的。”说着，漆崎将视线从灰暗混浊的河水上移开，投向蓝色的卡车，“指纹查完了吗？”

“查完了。”新藤答道，“据说除了被害者留在方向盘上的指纹外，还有其他各种指纹，简直是多如牛毛。不过，车门那边有被擦拭过的痕迹，没能采集到完整的指纹。”

“哦……”

漆崎摸了摸印在车厢侧面的文字。那上面写着“N建设”这几个字。

“这是生野区的一家公司。”住吉警察局的胖刑警尾形告诉漆崎，“不过，被害者好像不是公司的职员。据说他和公司社长是从一小块儿长大的，昨天只是借卡车用了一天罢了。”

“是吗。”

从被害者随身携带的驾照得知，死者是住在生野区的福岛文男，今年四十岁，身高一米六，个子矮小。尸体被发现时穿着深灰色的裤子和藏青色的夹克。除了驾照，他身上还带着一个钱包，里面有五百六十元和过期的赛马券。此外还有三支没装进烟盒的希望牌短支香烟，以及印着商业街广告的日式手巾。所有的物品都放在夹克的兜里。

快到九点的时候，文男的妻子雪江乘坐警车抵达了现场。跟着雪江下车的还有两个男孩，他们是文男的儿子，大儿子友宏在读小学六年级，小儿子则夫在读小学二年级。

雪江面无表情，看起来就像睡着了。或许是因为丈夫的死带来的打击，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看她的五官长相，好好化妆的话，应该算是个美女，然而憔悴的面容和俗气的服装破坏了她的形象。

雪江确认完遗体之后，进警车接受了问讯。漆崎和她坐入后座，新藤和住吉警察局的尾形则坐在前面。新藤负责记录。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友宏和则夫正站在堤岸上眺望大河。

漆崎首先问了文男的职业。雪江迟疑片刻后，低声答道：“他失业了。”

“原来是这样。”漆崎不动声色地说，“那么现在是太太你……”

“嗯，”雪江答道，“我在契尔德玩具公司上班。”

漆崎看看尾形，仿佛在问他是否听说过这家公司。尾形轻轻点头。

之后，漆崎问了他俩结婚的时间、家庭成员、文男以前就职的公司等一系列问题。接着他又问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家的？”

“晚上十一点左右。”

“这么晚啊，他平时也会在这种时候出门吗？”

“他有时会在这种时候出门喝酒，但开车出去还是第一次。”

“你没问他要去哪里？”

“他没告诉我，只是拿了钱就走……”

“钱？拿了多少？”

“我估计是两三万。”

“哦。”漆崎点头。现在这笔钱不见了，由此可见，也有可能是盗贼干的……

“他出门时的样子如何？有什么反常之处吗？”

“我感觉他好像非常慌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雪江仿佛刚睡醒一般，回答时的反应整整慢了一拍。

“那白天呢？看起来也很慌张吗？”

雪江摇了摇头。“白天我上班去了……所以不是很清楚……”

“你丈夫经常开车出去吗？据我们所知，这辆车是借来的。”

“借车的事我不清楚。以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哦……”

“你想得出你丈夫来这里的目的吗？”尾形加入了问话者的行列。

“想不出……”雪江侧着头说。

“这一带有你丈夫的熟人吗？”

“应该没有。”

“你能说出最近跟你丈夫有来往的人的名字吗？拣你知道的说就行。”

漆崎的问题令雪江有些为难。

“我想酒馆啊、赛马场之类的地方应该有他的熟人，但我不是很清楚……真是不好意思。”

“那么他最近情况如何？有没有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

“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吗？”

“我觉得最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给他打电话了。”

“这样啊……”漆崎叹了口气。他看看尾形，像是在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尾形也摇了摇头。于是刑警们对雪江的协助表示感谢后，放她下了警车。

福岛文男居住的廉价公寓位于生野区大路，那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门面不到两间<sup>①</sup>宽的出租房。由于路面狭窄，外加到处都是单行道，不熟悉地形的话怕是很难把车子开进去。

漆崎和新藤坐地铁来到最近的车站，然后一路向人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福岛文男居住的公寓。在大阪市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比自己开车快得多。

他俩挨家挨户地拜访公寓楼的其他住户，探听福岛家的情况。由于今天早上才发现尸体，住户们都不知道有这桩命案，见刑警上门调查，便再三追问出了什么事。然而，两位刑警硬是没透露文男被杀的事。

查访过半后，有一点已水落石出：最近福岛家因文男的家暴变得混乱不堪。据说文男失业之后，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在家里大吵大闹。

---

①日本过去使用的长度单位，1间约为1.82米。

“也亏他太太的身子撑得住。话说那家伙究竟犯了啥事？”

大部分住户都误以为是文男犯了什么罪。

查访完几户人家后，两位刑警来到了福岛家的隔壁，只见门牌上写着“山田”两个字。刑警敲敲门，一个瘦削的女人面带疑惑地探出头来。看年纪大约五十出头。看到警察手册时，她的目光变得更加警惕了。

“关于福岛先生的事……”

漆崎刚开口，她便立刻反问道：“那家伙果然是干了什么坏事吧？”

女人的眼里透出好奇之色。

“果然什么的……听您的意思，是不是出过什么事？”

女人两眼发亮，仿佛早就在等着这个问题。

“昨晚他们家闹出了好大动静，我跑到窗口一看，原来是福岛太太在阻拦她丈夫。”

“阻拦？拦什么？”

“就是阻拦他出门啊。他太太看他要开车出去，就说‘你给我站住’。另外，应该还说过‘你不能把钱拿走’之类的话。”

“她丈夫就这么走了？”

女人鼻子哼了哼，说：“就我看到的，那个男人从来没听过他太太的话。”

“当时是几点？”

“唔，这个嘛……”不知为何，女人看了看漆崎的手表，“我想应该是十一点左右。”

和雪江的叙述一致。

“那后来呢？”